

伍立杨自选集

史 谈

伍
立
杨
—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伍立杨自选集

伍立杨——著

史 谈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伍立杨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史谈 / 伍立杨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13-4206-9

I. ①史… II. ①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3930号

史 谈

选题策划	魏希望
书名题写	敬 居
特约编辑	康 艳
责任编辑	王维良 姚宏越
责任校对	彭力胜
装帧设计	最近文化
开本尺寸	880×1260 1/32
字 数	160 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http://www.chinachunfeng.com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206-9

定价: 3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自序

幽微处的情绪烟云

纸上的风景，搜剔幽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欧洲小说，自夏多布里昂，描写风景，成为一时风尚。虽游离主题之外，却自有妙趣。五代后蜀韦穀编选《才调集》，他就相信文字词采，其韵之高，可比桂魄；其词之丽，可胜春色。陈从周一部《说园》，议论周匝，文字雅俊，缩龙成寸，点缀疏密，不啻一部胸中之园林。微雨小窗，草木苍然，苏东坡时代的风景，今天已难实指，而其文字心情，仍可一贯。夜来风雨一灯，闭户读书，翻开全唐诗，光是看看题目，也就很有意思了。《塞路晚晴》《春晚旅次有怀》《秋宿湘江遇雨》《寄邻庄道侣》，汉字天然的组合，意境深深，惹人沉吟叩弹。看来纸上的风景，一半是大自然，一半是文字奇妙组合产生的韵味。魏晋诗歌虽窥情风景，钻貌草木，太过重视形似，然在一番雕琢研磨之中，文字的神理，悄然潜伏下来。故虽看若形似，而文字越千年，实形神俱在。顾长康说会稽山川之美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多少年又多少年，山川非复旧时容，而此文字定格的自然之美却灵性长存不灭。文字意境，其勾勒渲染，所予人者，甚至过于自然本身。

王羲之一生写过五百多封杂帖，这些写在绢帛之上的简短书信，多言约意丰，语短情长。他推重艺术化的人生，力图使生活艺术化，

艺术生活化，诗文风雅，书画遣兴，他的书法翩若惊鸿，他的杂帖又情思摇荡，看似可有可无，因为其中没有非说不可的话，然味道正在其中，艺术家的气质因了社会风尚而得以结晶为第一流的艺术品。到了蒲松龄，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就只好人鬼狐妖，聊发异想了。然而，子夜一灯如豆，萧斋冷寂，“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仿佛听得见蒲翁落地不散的长叹。

有时候静坐思维，与时光共老，看芭蕉又绿，心境空漠，寐不交睫。偶有浅梦，也必是买芒鞋竹杖，向故乡的千山万山深处，一片蒲团，了此三千大千世界。正所谓“交寡深深怀旧地，变多渐渐悟浮生”。

张恨水先生云：托迹未高飞不起，稗官写到鬓斑时。洵为客居无俚，著述自娱之写照，实堪借以自况。然久而不废者，乃因聊耽著述，藉解牢愁。头颅若许，岁月若驰，真不禁把酒问天，而欲一吐胸中抑塞也。

培根氏云，读史使人明智，也不尽然。试观今之民国史著述，读之越多，则越易迷惘。盖以真相遮蔽已久，而说民国史者，由痴人说梦转为戏说臆想，痼弊深矣，徒饰虚文，无补实际，尚不知将伊于胡底，是以迷惘不得不然耳。

有读者高明以为，笔者之民国史解读或于解会人事，略有涓埃之助。是则以点滴之发现，均来自于第一手资料。举凡顾墨三、刘经扶、熊天翼、陈辞修……直至胡伯玉、邱雨庵、关雨东、戴海鸥，直至部队下级连排长，回忆访谈，俱穷加搜罗，积于今已斐然可观。其间不啻得原始史料之助，也颇饶幽微处的情绪烟云。然而风流云散，思之腹痛；室迩人远，徒怆我心。

燭火之微，何增乎光耀，而有所弗遺者，吳鴻兄及曉亮君之力促，緒論芳徽，洞燭機宜，謬采虛聲，推獎逾份。方使我駑馬奮駕，賈其餘勇，檢索支離之作，于汗漫卷帙中，得閑文四部，曰：談藝、談史、談兵、談美。近年所作晚清流變、幕僚生涯等，為葆其完整性，暫未收入集中。雖覆瓿之物，然亦曾獲看官謬獎。安敢不竭所知，用獻野人一得之愚。

2011年初夏

目录

“感士不遇”的联想	1
清诗切片	3
端方和他的时代	6
逃，还是不逃	17
何必冒死以谏	20
“降龙伏虎”	22
可怜的《李秀成供状》	25
《李秀成供状》眉批	29
从王安石到尤努斯	36
天才的睿智与洞见	42
廖燕的思想底蕴	52
抗战时的汽车传奇	58
惊险百出的柔性艳情	62
苦涩的辩护	65
由着性子来	69
《腊后春前》的感应和信念	77

民国以来的离奇失踪案	81
仙鹤其形，野雉其实	86
民权声音之回响	89
“鸳鸯派”之另一面	91
让大位、按手印及其他	93
民初国会的蜕变	99
激成著作	102
“把野鸡惊呆”	104
《色·戒》的史实关节	107
辜鸿铭侧影	113
用文字肩住美和自由的闸门	115
我敬魏默深	120
突兀歧出的史论	123
回忆录：史识与文采	126
机智与浩然正气	138
针砭明代特务政治	141

《刑事警察》的深微苦心	144
山河岁月说悲欣	154
谈谈读史热和写史热	158
杰弗逊，他那穿越时空的文字	173
闲坐想起陆放翁诗	182
方志的文笔之美	185
光绪悲剧之梳理	189
百年身世浮沤里	206
变法路径的再认识	218
衰象依稀记牢愁	224

“感士不遇”的联想

岁云暮矣，杂书数卷，淡酒一瓯，块然独坐浮沕堂，忽然忆起《感士不遇赋》来。恍惚间忘掉作者，搜索枯肠，再三不得。查《辞海》《辞源》《文选》俱不得，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也一时难见踪影。懊恼中，忽见姜书阁先生之《骈文史论》，略事翻阅，得来全不费工夫。此《不遇赋》乃“老熟人”陶渊明所作，乃检出陶集快读一过，大有孔夫子“有美玉于斯”之慨。

随后在宋人章樵注本《古文苑》中索得董仲舒《士不遇赋》，其忧伤彷徨、进退失据，洋溢字里行间。作者的志行清正与世事的伪诈冲突不下，“末俗以辩诈而期通兮，贞士耿介而自束”。那是一种孤单——众里身单的感觉；那是一种矛盾——梦醒了无路可走；那又是一种彷徨——自家开不出药方。

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即是在董仲舒文章的影响下写成。同样，也是希望以一己之志行感天地、疗世风；然而不然，世道之恶浊总是一以贯之，没有清明的希望，自然也不会有“好的故事”。“穷达易惑”，“美恶难分”，生命是一种错误，“人理显然，相倾夺兮”，人世如此的残酷暴戾，作者并无更好的办法，唯有长喟，感叹生不逢时，结果是顾影自怜。

陶渊明之《感士不遇赋》仰承前二家之文心，更为明确点醒智识者与时代的矛盾。赋序中施以重笔“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对上古的怀念乃是对现世的绝望。鲁迅读陶诗《咏荆轲》，即认为陶公并不一味放达散淡，他也冲动刚猛；而此《感士不遇赋》，则更见陶渊明的深情哀悯。悲郁伤绝中，仍寄望“大济苍生”，更且“感哲士之无偶，泪淋浪以洒袂”，这种志士仁人式的胸襟血脉，曲折明灭，直到辛亥时期的智识集团身上，又一次大放光芒。

帝制时代知识分子的遇与不遇，着着关涉自济与兼济天下的人生。禁锢越烈矛盾越深，“不遇”的感喟越重。这条路虽然万分崎岖坎坷，常常是斗折蛇行的羊肠小道，往往会转瞬间不见了踪影，但也不妨苦心略有所谓之时。偶尔，深水蛟龙也会盖过浅池王八。即令不然，尚可“逃禄而归耕”（陶），或“遁迹深山兮登山而采薇”（董）。最苦的是，专制发展到极权时代，社会之正常结构整体崩决，简直就没有遇与不遇的讨论和彷徨的余地。在昔贤所处环境，时代对之是梳子；而极权时代，则一变为篦子。此时，就算“遇”了，也是“梁效”、“石一歌”、“丁学雷”，或者郭老自承的“诗多好的少”。心灵扭曲如麻花，甚至根本没有心，只是一堆肉，跟知识分子本色的区别就是死人和活人的差距了。凤凰已散，苍蝇乱飞，那就该作《感士形若槁木心如死灰赋》了。

清诗切片

人类的生命成毁相因，人人都想在有限的时间里增加脉搏的次数。但在一反常的社会结构之中，构成生命无数刹那的本身，却充斥着难以言说的痛苦，正直无辜者不可挽救地失败；另一面却是罪恶的胜利以及机运的恶作剧。人生可怕的方面，毫不留情地衍生蔓延。明人薛论道那种痛极了的感慨令人有寡妇夜哭、旅人寒起的透心凉意。他的散曲往往把冲天的壮怀和宿命的悲叹结合一体，这就益见其痛。他的《北中吕·朝天子不平》尤可借来表达清末中下层民间的苦痛：

清廉的命穷，贪图的运通，方正的行不动。眼前车马闹轰轰，几曾见真梁栋？得意鸱鸢，失时鸾凤，大家挨胡撕弄。认不得蛟龙，辨不出紫红，说起来人心恟。

晚清的预备立宪，正不必用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来形容，因为年复一年，春天的气息从来没有袭人的绿意，有之，不过迂儒的想象罢了。缺陷极多的制度却养活着一群寄生虫，一切寄生虫的本质是绝对不会杀死养活他们的制度。这是一种以积贫积弱换取统治集团稳定的戕害人性的社会制度。那些所谓“圣人意”的东西，乃是一种吞噬历史似是而非的词语黑洞，历代知识阶层所持有的民主政治

的因子，也因此荡然无存。故党人的鼓吹、起义、暗杀三方面的运作，意在求证，乌托邦虽然不会在俗世找到，但较为合理、公正、自由的社会却有可能出现。

读清人的诗，情感的负载尤其沉重。出门如有碍，忧伤层出，集成袅袅不尽的浩叹，弥漫空间，浓雾般不肯散去。

清诗实在是长在理想与严酷现实缝隙里的娇花，虽说另有一番芳美，然观其气色，仿佛总是濒于凋零陨落，正可认识专制时代的暴虐对人心的摧残。

从清初至清末，我们看到的皆是柔弱哀切的娇花，听到的是冷冷自语的伤逝之音。倘若说，晚唐绝句是以伤感为基调，则清诗感伤更深一层，是哀音自诉的凄厉。凄厉之所以要比伤感更深一层，乃是困厄更为深重，其苦恼亦愈加痛烈的缘故，是梦醒了无路可走的彷徨，是理想幻灭后精神上失却家园的徘徊。花开本是生机勃勃，绚烂于春的象征；但官至礼部尚书的诗人叶方蔼却怕花开，而喜花残，“漫防酒醉先防醒，不怕花残却怕花开”，这是多么反常的审美心理啊！

至痛，至极，至悲，至枯，乃清诗的一般感喟。“世事粗谙身已老，古音方奏客难听。”（顾炎武）“功名傀儡场中物，妻子骷髅队里人。”（蒋超）“聪明得福人间少，侥幸成名史上多。”（袁枚）“过眼荣枯皆嚼蜡，切身经济是加餐。”（张问陶）

其实，给时间淡化了的历史背景就如切片一样活在这些悲叹之中。清代的科举将知识分子精神终生桎梏在八股里面，文字之狱也前所未有地盛行。所谓“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说的就是《大清律》施行的严酷的民族压迫，精神自由发展的渠道完全被堵塞了，

审美心态未曾获得哪怕一方微小的途径，终于造成这凄厉的诗句。鲁迅先生说《红楼梦》创作的情形，是“悲凉之雾，遍被华林”，也仿佛是对清诗的情形而言。

法国文豪巴克扎克的中篇小说《奥诺丽纳》中写奥太佛伯爵书房里摆满了花草，“他总是拣枯萎的买来，也许是象征自己的命运。”这也最像清诗人的心态，“心如莲子常含苦，愁似春蚕未断丝”（黄仲则），试较之粉饰太平的《御制诗文十全集》中“时和岁美诚堪庆，只觉惕然饶畅然”，二者的价值相去简直不可以道里计。浸透在困厄与辛酸中的诗人是特别能看清所谓盛时清世的。即如龚自珍，亦狂亦侠也好，剑态箫心也好，他最终要倚靠在“吟罢江山气不灵”的凄然欲绝的氤氲里。

那苍凉凄楚的文字后面，是漫漫专制长河流向衰亡前期的征兆，也使我们在凄艳的摇曳中见到真正有价值的文艺，对于人生有着极强的爱慕和执著的不愿堕落的苦闷，严肃而又沉痛的文艺。

晚清社会，世事益繁，其所演之悲惨残酷，更有甚于昔日。人民备受戮辱，而力不敢较，暂复隐忍；然蓄之愈久，爆发愈烈。“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使专制为原动力，其所激起之逆动力，洵将另有“大事”矣！

端方和他的时代

1910年1月1日，这一天很平常。郑孝胥在他的海藏楼和高梦旦、诸贞壮、邓实等人聚会，且向朝廷推荐张謇。

这一天，34岁的学者王国维正在校勘钟嗣成的《录鬼簿》；章太炎正在研究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之间的关系。蔡元培则远在德国。这一天，汪精卫则在香港，跃跃欲试，订炸弹、写遗书、打腹稿……准备北上干大事。

这一天，距端方丧命的日子1911年11月27日，还有596天。

曾在端方主政两江时为其幕僚的郑孝胥在上海闲居，他的居所，命名海藏楼。

四川保路风潮事起，端方奉命入蜀，邀他这个旧日的幕僚同往，鬼使神差，郑氏竟推辞了。

端方丧命后一周，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之造海藏楼，适为避世之地。余居楼中，时爽即起。食不甘味，运思操劳，使余与闻世事，必有过人之处。然余今日所处之地位，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党无所怵，岂天将留我以为调停之人耶？”（《郑孝胥日记》，第1358页）端方死了，他还活着，自诩中不忘翮乎。联系他后来在20世纪30年代的作为，可知其全无心肝也。

端方率领鄂军前队在资阳，结果后队给前队情报，准备反水，他似乎也浑然不觉。四川党人张培爵派遣田智亮率 300 人，持炸弹 80 枚，星夜赶往资阳，准备将其彻底解决。田氏到后，和军中党人接触，议定非杀端方不可。于是剪发辫、废肩章、喝血酒、缠白布于袖以表决心。有怕事的协统、标统两人缒城出走。到了夜间，端方已经晓得哗变的消息，和他的弟弟端锦抱头哭泣。

这时候幕僚尚劝他立即换服逃走。假如此时他按此行事，尚有活命的可能。谁知他鬼迷心窍，以为他总算有恩于部队的人，不至失控。到了十月初七，也就是新历的 11 月 27 日，众军士将他兄弟俩从坐帐中拉到天后宫行辕。“众曰，此私恩耳。今日之事，乃国仇，不得顾私恩，遂挥刀刺之。”（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至于《孙中山年谱长编》则说陈镇藩（三十一标一营督队官）自任大汉国民革命军统领，在资阳天后宫杀灭钦差大臣端方，“恪遵中山先生使命，抱定革命宗旨，打倒专制淫威，达到排满目的。”这里说的时间则是 22 日（十月初二）。

杀死端方后，将其头颅贮藏在铁盒子内，以桐油浸泡之，献给蜀军政府。

端方假如有未卜先知的能力，那他或当退一步海阔天空，灌园抱瓮，息影林下，那又有何遗憾？但他鬼使神差，一步步向死路上迎头而去。

他是做过郎中道员、按察使，直至巡抚、总督的人，因处事不慎而丢官。当他技痒难耐，又花几十万两银子，拿到督办川汉粤铁路的肥缺，已经是保路运动烈火蔓延之际。

他 9 月初起程，取道武昌、夔州府、重庆一线去成都。10 月 13

日到达重庆，11月13日到达资阳。他所率领的部队，从步兵十六协抽调，共四个营。

端方的死，直接源于四川保路风潮。保路运动的特征是团体多、地方广、人气旺。民营的铁路被收归国有，朝廷与民争利，且出卖与外人，从中又抽取回扣，政府大张巧取豪夺之帜。这个政策的出台，又直接生发于盛宣怀。5月份，清廷听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的主意，下决心将四川、湖北、广东铁路收归国有，以端方为川汉粤铁路督办。如此一来，向欧美借款就名正言顺。说收就收，此前四川民众投入的股本一分不退。本来农民的血汗钱，有的卖儿卖女投入管督商办的铁路修筑，现在血本无归，生计茫茫，那就只有自杀或拼命一途了。

也有人撰文说，保路运动斩杀清廷开明派大臣端方是个遗憾。“杀死端方毫无必要”这种心态固然有其道理，但分析起来则觉事亦不尽然；盖因兵变是一种瞬间高烧，等到阁下下药，药力渗透，事情已然成为事实。

端方的悲剧，直接受创于兵变；而兵变作为一种病变，那就要直接溯源于清朝腐朽的统治，那种一条道走到黑的一意孤行。不论端方怎样开明（实际上也开明不到哪里去，真正的开明派已被淘汰消灭掉了，修理干净了），他仍然服务于那个集团。本着权责对等之原理，他也算死得其所。

兵变是不讲道理的，没有理路可寻，没有道理好讲，没有理性可言。端方本人也怨不得哗变的官兵——北京人常说的早干吗去了？压力锅鼓胀到极点，訇然一声，时候一到，一笔勾销。想坐时光车倒回去重新来过，悔之晚矣，没那回事。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的兵变、民变大大小小的有多少桩？那须以